

飄泊的身體與正義的僭越——讀 〈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對生物—心 理—社會醫學模式的“僭越”〉

王一方

醫學原本以人的身體為研究物件，也是醫療技術的干預物件，卻很少有人去審問是哪一個身體？誰的身體？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醫學認知哲學上的軟肋。孫慕義先生恰恰就從這根軟肋入手展開他的思辨之旅。(孫慕義，2015) 在這篇反思身體本質的文章裡，有兩個核心命題需要學術上的接力與激辯，一是身體的歸屬，二是僭越的意義。

無疑，身體是一個多義蘊、多向度的概念，多元意涵中第一個分野是生與死，在生的身體也被稱為肌體（有生機），往生之後的身體稱之為遺體（屍體），永生的身體被稱為舍利。第二個意涵分野是主客體（靈與肉）兩分，科學與哲學，醫學與宗教存在分歧，哲學化的身體被稱為主體、客體，主客體對話還有一個主體間性，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都認定身體是肉身與靈魂的集合，維特根斯坦認為“人類身體是人類靈魂的最佳圖畫”(舒斯特曼，2014)。宗教化的身體稱為聖體，那是耶穌救贖意義上的身體，釋迦牟尼的身體，有苦難中拯救的意志，具有畫家筆下的聖靈光環，還有神目之光播撒信仰，東西方文化傳統之間，身體的內涵

王一方，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中國北京，郵編：100871。

《中外醫學哲學》XIII:2 (2015年)：頁27-30。
© Copyright 2015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也不盡相同，木乃伊是風乾的祖先遺存與供奉，寄寓著筆路藍縷的犧牲，希波格拉底(Hippocrates)的身體裡藏著四元素，血液、粘液、黃膽汁、黑膽汁，蓋倫(Galen)筆下的身體與維薩里(Vesalius)書中的身體大抵都是對象化的身體，不一致的是蓋倫記載的大多是動物的解剖圖，而維薩里記述的則是新鮮屍體。莫爾加尼(G.B. Morgagni)將目視聚焦於器官病理的變化，菲爾紹(Rudolf Virchow)更得益於顯微鏡聚焦於細胞病理，隨後，隨著顯微鏡目鏡的倍數日益加大，人類目視的疆域越來邁向越微觀世界，基因圖譜不過是分子解剖學，隨著技術魔法的應用，產生了很多前所未有的身體形態，如心肺功能瞬間停止而迴圈灌注仍短暫維持的軀體器官是理想的移植供體，生殖性克隆的全人及治療性克隆的器官都是替代醫學、再生醫學的生命備份，人工化誘導的“狼心”（抗缺氧功能優於人心），“狗肺”（血氧交換效率優於人肺）可望成為最佳的器官移植材料，牛“基”豬“因”早已成為分子生物實驗室裡的常客，大腦移植技術所造成的軀體與心理行為甚至性別取向的衝撞，都在挑戰現代生命倫理的基線與底線。而這一切都源自現代醫學的基本取向：本體化的身體，徹底回歸自然屬性的軀體與肉身，物件化，客體化，去神秘化、去精神化、去社會化。對此，臨床大師們依然不敢太認同，一百年前，奧斯勒(Osler)認定醫學是不確定的科學與可能性的藝術，本意就是強調不確定的身體歸屬，存在非科學的藝術化的認知與操作空間，梅洛·龐蒂於《知覺現象學》中也曾宣稱：“身體不能比作物體，只能比作藝術品”（舒斯特曼，2014）。

中國古代有軀、體、身、形之分，“軀”所表徵的是沒有經過修飾、教養的樸素的肉身，“體”是一種動態的，有生命感的存在，體育強調的是有機體生命力的拓展與張揚，“形”是對應於精靈與魂魄的軀殼，如果不灌注精氣神，便是行屍走肉，“身”是獨特的社會存在，是由社會倫理修養與社會交往所塑造的偉岸夫子，儒家文化強調的修身就是人格化完善的歷程，中國文人推

崇的“鞠躬”（盡瘁），本是天人敬畏的身體表達。道家的生命理想是道（悟道）成肉身，得道升天，或積德遇仙，佛家的生命境界是涅槃，告別肉身，去遁入太虛之境，然後步入生命輪回的迴圈之中。相對而言，古代醫學沒有那般玄虛，但也有自己獨特的密碼，譬如岐伯、黃帝所言的身體裡就有神秘的、難以確認的經絡與穴道、有現代解剖學沒有憑目視捕捉到的膏肓、命門、三焦，還有情竇。

恩格爾 (G.L. Engel) 作為一位資深的精神科大夫，40 年前就天才地意識到本體化的身體存在著鞭長屋窄之困，於是在森嚴壁壘的醫學學術殿堂裡大聲疾呼，要對身體的生物屬性鬆綁，走出物件化、客體化的藩籬，抵達“身—心—社”的新疆域，多少有幾分僭越。不過，如今要對恩格爾的尺碼再做放大，或許就稱不上是僭越了。孫慕義先生筆下，對恩格爾的僭越有兩重意思，一是恩格爾的身心社醫學模式已經成為正統，任何挑戰者都是僭越者，這一點似乎很可疑，如今的醫學模式本質上還處在生物醫學模式的宰製之下，恩格爾的新醫學模式只是一座沒有橋墩的浮橋。心理、社會因素正在被強綱領的還原論、循證思維所同化，心理分析讓位於心理測量，社會角色，社會境遇分析讓位於社會調查，近 20 年來，恩格爾的新醫學模式在全面後撤，成為證據主義的俘虜，甚至都沒有超越現象學所抵達的思想海拔，因此，轉而去檢討身—心—社醫學模式的得失浮沉似乎還太早，甚至弱化了對生物醫學模式的反思與批評。身體的哲學倫理審視所帶來的新的精神洪流沖刷的還是生物醫學模式的舊河床。其二，僭越、逆襲等概念不同於超越，有些陰謀論、非正當的意味，不夠正大莊嚴，理直氣壯，似乎默許了生物醫學模式的正統和神聖地位，具有反諷意義的是生物醫學模式否定身體的神聖性，視生命中的神奇、神靈、神秘、神通、聖潔為雜念，無需敬畏，無需悲憫，無需救贖，只有赤裸裸的真相大白與基因敲靶。因此，正確的策

略應該是瞄準生物醫學模式以及研究的強綱領還原論，做出新的有哲理豐度的否思。

還原論的致命弱點是生命的物件化、本質上是非我化，只是一次肌體認知的學術旅行，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之外的觀察者，人對人的觀察不只是肉眼（知識、規律）的抵近，還有神目（意志、情感、靈性）的凝視，因此，人體解剖是人對人的解剖，不是人對動物的解剖，人既是主體，也是客體，後者是物件，前者是物件的觀者，思者，描述者，還是體驗者，思辨者，通靈者，那就是我？那不是我？如栗山茂久《身體的語言》中所揭示的“身體觀”與“身體感”在相互對話（栗山茂久，2009）、交互糾纏（互賴），容與徘徊，以至於呈現出本我、非我、超我的不同徵象、意向。

參考文獻

- 栗山茂久，陳信宏、張軒辭譯，張軒辭校：〈李建民導讀“身體感的歷史”〉，《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與中醫之比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KURIYAMA Shigehisa. “The Introduction by Dr. Li Jianmin: ‘The History of the Feeling of Human Body’,” *The Expression of the Body: the Doc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Comparison of the Ancient Greek Medicine*, translated by CHEN Xinhong & ZHANG Xuanc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March 2009, First Press).
- 孫慕義：〈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對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僭越”〉，載范瑞平編，《中外醫學哲學》，2015年，第13卷，第2期，頁9-26。SUN Muyi. “Beyond 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Medicine: The Transcendence of Body Eth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edited by FAN Ruiping, 13:2(2015), pp.9-26.
- 理查德·舒斯特曼著，程相占譯：《身體意識與身體美學》卷首語，北京：商務印書館，Schusterman, Richard. *The Introduction in Body consciousness A Philosophy of Mindfulness and Soma-esthetics*, translated by CHENG Xiangzh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